

先锋作家的文化立场与叙事艺术

金仕霞

(西昌学院 中文系, 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新时期当代文学的发展进入一个多元时代,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先锋小说的出现。在这个文学创作潮流中,呈现出诸多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同的美学特征。本文将从先锋小说作家的文化立场与叙事艺术的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

【关键词】先锋作家;文化立场;叙事艺术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6)03-0022-03

中国当代文学进入新时期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全面展开与“全球化”时代的迅猛到来,中国作家的文化立场与价值取向迅速分化,各种文化形态与文化立场的分歧趋于表面化与公开化。尤其先锋小说的出现以其独特的文化立场与叙事艺术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创作理念。

新时期最早出现的重要小说创作潮流是“归来”一代作家和知青作家。“归来”一代作家的创作基本是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展开的。在历史层面,对于历次政治运动带来的无穷灾难和是非颠倒,作家们是怀着一种心有余悸、不堪回首的复杂心绪来写的。他们的创作大多集中在阻止历史灾难重临上。在将刚刚过去的时代描绘为“左”倾泛滥的时代的同时,“归来”一代作家也完成了对当下时代的指认。他们普遍在创作中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一个恶梦般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归来”一代作家的创作,初期都基于一种政治文化立场。所有的创作,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了高度一致。应该说,“归来”一代作家复出以后的创作,是比较真切地反映了他们那一时期的典型心态和文化立场的。知青作家的创作,最初与整个“文革”后中国文学的主流保持了高度一致。描写“文革”给人们的肉体 and 心灵造成的伤痕,控诉“左”倾思潮给国家和民族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几乎是他们最初创作的共同题材与主题取向。然而,一旦历史的尘埃稍稍落定,知青作家对待自己这一代人经历的情感态度发生了微妙而复杂的变化。他们不再采取一种简简单单的与过去划清界限的方式

去看待历史,而是带着一种既要与过去告别、又要从过去剥离出有价值的东西来的双重心态去回顾、评判往事。对红卫兵生活和知青生活的描述开始趋于多元。当然这两个小说创作潮流走的都是传统现实主义的老路子。

80年代中期出现先锋小说作家的创作则明显呈现出不同于“归来”一代作家和知青作家的文化立场。他们或描绘现代人的孤独感与荒诞感,或揭示人的非理性的生存本质与生存之烦,或演绎个人的、家族的传奇故事,或挖掘人的原始的生命强力,并对文学的文体形式与表现方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and 实验。显然先锋作家的创作呈现了边缘化和个人化的倾向。他们不像“归来”作家那样对现实人生热情关注,也不像知青作家对理想的高度礼赞和苦苦追寻,而是热衷于个人化的文学世界和文学话语的建构。他们以现代派手法表现个人的人生体验和个人化的欲望,却能形成对普遍人性的洞察和人类命运的寓言化的表达。先锋作家的小说注重表现技巧和形式。他们所强调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尽一切可能去颠覆人们已经习惯和熟悉的阅读经验和欣赏观念,尽可能破坏传统的艺术秩序,从而使读者和作品之间呈现出疏离化、陌生化,造成了人们普遍“看不懂”的现象。而在“看不懂”的表象背后,现代主义文学恰恰是在揭示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它刻意创造的形式外观是在对读者宣布或传递某种世界观,当读者在这些作品面前感到艰涩、冰冷和无从理解时,恰恰表达了对现实的态度——拒绝和超越。也就是说,他们用自

收稿日期:2005-12-25

作者简介:金仕霞(1969-),女,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己的艺术变形使人们对自己所熟悉的世界感到陌生，对自己所熟悉的事物感到茫然失措。

先锋作家有基本相同的文化立场，也有大致一致的叙事艺术，但他们所接受的外来影响，美学形态及个人素质有很大的区别，因此所呈现出的具体的创作有所不同。以徐星、刘索拉、残雪、余华为代表的作家，主要是从西方存在主义文学和荒诞派那里吸取养分，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文化反叛精神与中国文学的现实战斗精神结合在一起。残雪的心理小说是以感觉取胜。残雪的感觉充满了对女性的歇斯底里的尖刻，她的小说具有一种梦幻般的结构，叙事混乱而毫无逻辑可言。无论是人物、故事，还是场景、对话，都变化无常、闪烁不定。残雪小说文本构成的方式实际就是一个个噩梦的自然主义的呈现。她的《山上的小屋》等小说以一种丑恶意向的堆积凸现外在世界对人的压迫，以及人自身的丑陋与无望，把一种个人化的感觉上升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寓言的层次。在这些小说中残雪将人物置于一个相对狭小的家庭生活空间里加以表现，但每个人物都没有自己独立自足的生存空间，由狼、贼、公牛等构成的外部力量对房子的侵入展现出一种十分险恶的外部生活氛围，由亲人的窥视、敌对、隔阂所构成的内部力量对人心的侵犯则呈现出一种令人发狂的家庭生活气氛。散发出一种令人灵魂瑟瑟发抖的刺人力量。《苍老的浮云》中更善无、慕兰、虚汝华、老况，无一不是心理阴暗暧昧的窥视者，既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窥视他人的生活，也受到他人鬼鬼祟祟眼光的窥视。所有人都像梦游人一样地生活着，像鬼一样地行动着，言行心理的古怪乖戾，既不为自己所理解，也不为他人所同情。老况逢人便惶惶不安地诉说“家里笼罩着一种谋杀气氛”，虚汝华每晚都在与一条像发了疯似的、老要从窗子飞出去的毯子搏斗……作品采用的是超现实主义手法，突出的人与人之间窥视与被窥视、侵犯与被侵犯的主题。在这里，残雪表现了萨特所传达过的“他人就是地狱”的主题，瓦解了人们对亲情、家庭伦理神话的日常赞美与文学想像。

以马原、格非、孙甘露为代表的先锋作家，主要从法国新小说派和博尔赫斯处吸取营养，重点探索了作家的虚构的权利、叙事的多种可能性、文学语言的本体魅力，推动了中国文学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移；马原是叙事革命的代表人物。在创作的顶峰期，他写了许多当时让人耳目一新的

小说，如《冈底斯的诱惑》、《西海无帆船》、《虚构》等作品，这些小说中，无叙事手法的使用，在打破小说的“似真幻觉”之后，又进一步混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作者及其朋友的名字直接出现在小说中，并让多部小说互相指涉，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效果；设置许多有头无尾的故事并对之进行片段连缀式的情节结构方式似乎暗示了经验的片段性与现实的不可知性，产生了似真似幻的叙述效果……马原的这些叙述探索形成了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马原的经验非常忠实于它的日常生活原态，他并不刻意追究经验背后的因果，而是执意显示并组装这些经验。“它不仅叙述故事的情节，而且还要叙述此刻正在进行叙述，让人意识到你正在读的不单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正在被叙述的故事，而且叙述过程本身也不断地被另一种叙述议论着、反省着、评价着，这两种叙述又融合为一体。”^①马原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消解了此前人们所熟悉的现实主义手法所造成真实的幻觉，成为以后的作家模仿的对象和小说实验的起点。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马原是第一个把小说的叙事因素置于比情节因素更为重要的地位的作家，他有意识地追求一种亦真亦幻的叙事效果。在《冈底斯的诱惑》中，第四节里第一级的叙事者“我”直接跳出来，向读者声明小说的“结构”、“线索”与“遗留问题”，如顿珠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断线，为什么不给他的未婚妻尼姆写信？这个叙述者以讨巧的态度粗暴地告诉读者，顿月“入伍不久就因公牺牲了”等等。这种自觉地暴露小说的虚构性的技法当然会产生一种间离效果，明确告诉读者，虚构就是虚构，不能把小说当作现实。马原通过这样的叙事手法不但反讽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情节连贯性以及基于此基础上的现实的整体性与真实性，他还从根本上质疑经验的整体性、连续性与确实性，正是这一点，动摇了小说的“似真幻觉”。由此可以认为，以《冈底斯的诱惑》为代表预示了一个不再有明晰清楚、条理一贯的整体叙事赋予个体经验以现实性与意义，只剩下暧昧不名的似真似幻的个体经验与个人叙述的时代的到来。格非的小说也致力于叙事迷宫的构建，但他的方式与马原不同。马原是用一些并置的故事块搭成一些近于“八阵图”的小说，在每一个路口上他又加上一些让人误入歧途的指标，格非则主要以人物内在意识的无序性构筑出一团线圈式的迷宫，其中有缠绕、有冲撞、也有意识

的弥散与短路。在《褐色鸟群》中，“我”与女人“棋”的三次相遇，表现得如梦似真，似乎有几个不同的“棋”存在于一个共时的世界中，但在小说进行的历时层面，每一个“棋”都对前面一个“棋”起着解构的作用。这标志着格非对现实的怀疑。

以莫言为代表的作家，则主要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福克纳的创作与本土的寻根文学主张结合起来，探求的是一条既具有现代主义文学精神又融合了东方民族文化审美思维优势的创作之路。与马原相比，莫言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以《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系列小说形成了个人化的神话世界与语象世界，他的贡献在于使先锋小说带有了奇异的感觉，他擅长把理性感觉镶嵌在小说

中，尤其在叙述进入惊心动魄的时刻，这种感觉越为引人注目。他感觉方式的独特性，对现代汉语进行了引人注目的扭曲与违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人文体，这种文体富于主观性和感觉性，在一定意义上是把诗语引入小说的一种尝试。

综上所述，80年代中期先锋小说作家的出现，以其独特的文化立场和叙事艺术，使小说写作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形式美学状态，文学话语大大突破了传统文学语言的叙述和描写功能，并创造了新的情感表现和隐喻象征功能，给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以巨大冲击，从而使中国当代小说最终从政治、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文化学的种种制约中独立出来，使当代小说真正具有了现代品格。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 吴亮.《马原的叙事圈套》，《当代作家评论》（双月刊 沈阳）1987年3期。
 [1] 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2] 王爱松.《当代作家的文化立场与叙事艺术》.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5月版。
 [3] 洪子诚.《当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 2002年12月版。
 [4]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On the Pioneer Writers' Cultural Stand and Narration Art

JIN Shi-xia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new times has developed into a pluralistic time, especially the appearance of the pioneer novels. In the literature trend, many aesthetics feature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realism have appeared. The article approaches the problem from the pioneer writers' culture stand and narration art.

Key words: Pioneer Writers; Cultural Stand; Narration Art

(责任编辑: 张俊之)